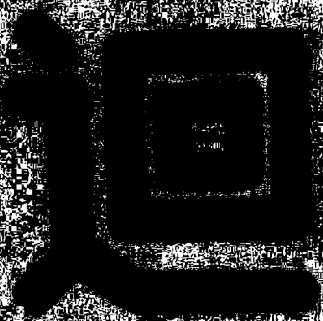


迴





严 青 著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

存

迴

严沁著

※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原平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75 字数: 122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19,000册

※

书号: 10397·159 定价: 1.25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沟通大陆与港台的文化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，为港台的回归做些有益的工作，我们将香港著名女作家严沁的部分作品予以出版。这些作品内容健康，结构精巧，颇有哲理性、人情味，曾为港台风行一时的畅销书。

严沁的作品语言简练，描写细腻，或重对话，或用白描，尤擅入情入理的心理分析。我们希冀这些作品能对活跃于文坛的当代作家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更加丰富多采的文学读物。

作者的稿酬暂存我社，一俟取得联系，即行奉上。

编者

向滢中开着她的日本小车在新泽西州高速公路上疾驶。快五点钟了，再不加快些速度可能遇到上下班交通阻塞。驶过134出口，她松了一口气，再过一哩她就到家了，不！姐姐慧中的家。

她是从学校回来。

去年暑假从台湾来美国探姐姐姐夫，本也没打算留下读书，无意中遇到一个中学同学，告诉她附近的史蒂文斯大学极容易申请，但凡台湾的大学毕业生一律都收，因为该校经济有点问题。滢中以姑且一试的心情去报名，居然被接受，于是就留下来选了几科电脑的科目。反正学电脑是从头学起，学费也不贵，大半年读下来还觉不错，再修它一年大概可以找事做了。

这阵子美国缺少电脑人才，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都念这科，找事容易啊！公司还可以替他们申请绿卡呢！

中国留学生也真惨，不理喜不喜欢，身不由己的为前途，为工作而投身电脑热潮，十年八年之后人才饱和了呢？大家也不愿想，不敢想，最重要的是目前。毕业能找工作，分期付款买屋买车接家人出国，这才是当前大任。

滢中却不是这么想。这漂亮的小姐儿自小家庭环境不俗，没考虑过赚钱的事。加上姐夫周大为在美国生意做得极好，她念书啊！不过想找个如意郎君。

从135号出口转了出去，这是新泽西州很好的一个镇，

有着这号称“花园州”的所有优点，宁静，美丽，大花园大屋，而且没有黑人。澄中的车穿过中央大道，经过小学转进一个半圆形排列的住宅区，在其中一幢奶油色的屋前停下。穿过屋前修剪整齐的大草坪，她走进屋子。

一推门，她听见了一阵歌声，一阵轻快带点乐与怒味道的男性歌声，中文的。

“姐，是你吗？”她经过门庭，踏入起居室。

经过特别设计的精致浅咖啡色的起居室中，坐着个斯文、漂亮仍年青的女人，她穿着浅米色的麻质衣裙，正若有所思的沉醉在音乐中。听见澄中的叫声，她抬起头，眼中的雾在一刹那间收敛起来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姐姐慧中问，随手关掉录音机。

两姐妹都漂亮，但气质不同。慧中大四岁又结了婚，看来成熟些，女人味重些。澄中却仍象所有顽皮活泼的大学生一样，开朗中透着天真。

“今天开了七十哩，好在没遇到警察。”澄中坐下来。

“你刚才听的是什么歌？怪特别的。”

“妈妈寄来的录音带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。”

“再放一次，我要听。”澄中要求。

慧中淡淡一笑，再次按下开关掣。

那男孩子带着沙哑的声音唱着：

“有一些声音在我胸怀，

峰回路转如此纠缠，
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

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话。

越过千山万水，已忘记疲倦的我，

向晚的城市夜色未淹没，

你用你的一切，等待我的漂泊，我用我的漂泊，等待你的一切。”

极简单的几句唱词，却令滢中皱起眉头。

“谁唱的？唱得这么特别？”她问。“你喜欢这首歌，是不是，姐姐。”

“还不错。”慧中又关上录音机。“至少唱得不俗气。”

“你一天到晚找寻不俗气的东西，找来找去却找个俗气的姐夫——”

慧中瞪她一眼，她不敢再说下去。

“丈夫俗与不俗有什么关系？只要人好，诚实又负责就够了，只不过是丈夫。”慧中说。

“只不过是丈夫？什么意思？”滢中夸张的叫。

慧中眼中掠过一抹奇怪的神情，来不及看清楚，它已消失。

难道丈夫不是丈夫？慧中不想跟她多说：“来看看敏娜在弄什么晚餐。”

“总是西餐，吃来吃去一个味道的，还看什么？”滢中说：“姐，你这么空闲，干脆自己弄晚餐，大家好有点家乡菜吃嘛！”

“我没有兴趣。”慧中摇摇头。

“没有兴趣做家务的主妇。”滢中笑。“也只有姐夫可以容忍你，在美国有谁请工人煮晚餐呢？”

敏娜是个高大的黑女人，很有礼貌，很真诚，周大为请来帮慧中忙，打扫屋子，洗熨衣服和煮晚餐，并不住在他们这儿。

慧中没有回答，神思恍惚的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她这神情最美，有种飘逸、出尘的感觉，尤其在人多的场合里，她特别容易露出这种神色，仿佛置身事外。

“姐，你怎么老是心不在焉？到底你心中还有什么事？”
澄中忍不住问。

“我有么什么事呢？”她嫣然而笑，充满了女人的妩媚。二十七岁的女人风韵却这么成熟，真是难得。“大概屋子太大，太静，我总觉得四周只有我一个人。”

“我觉得你该出去做事，”澄中肯定的。“台大会计银行系的高材生，去任何公司做个小会计总没问题吧！”

“我没兴趣。”

“你对什么都没兴趣，吃一点点东西，整柜子漂亮衣服也不愿多换，不想做事，不愿做家务，每天只坐在那儿胡思乱想，最多听听音乐。我怕你以后肌肉退化，未老先衰，变成一个植物人。”澄中恐吓她。

“植物人也是人，有什么不同呢？”慧中全不介意。

“不能动不要紧，没有思想感情反而更好，少烦心。”

“你——烦？！”澄中吓了一大跳。

慧中的神思恍惚是感情上的？可是除了姐夫周大为外，她并没有交过任何男朋友。

“不。我烦什么？”慧中优美的掠一掠头发。“我喜欢这种平静安闲的日子。”

“太平静了，令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，”澄中完全不同意。“你以前念台大时也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以前——当然不同于现在。”

“有什么不同呢？你好象存心把自己封闭起来，”澄中

忽然想起慧中在刚毕业时的那场突然而来的大病。“莫非你身体还是不好？”

“好极了，每个月家庭医生都来替我检查。”慧中笑。对于丈夫大为的周到、殷勤非常满意。“我没有病。”

“记不记得结婚前几个月你的大病？”

慧中立刻变脸，好一阵子才回复过来。

“那是四年前的事了。”她淡淡说。

“那场病到底怎么来的？仿佛一夜之间就来了，来得又凶又猛，拖了大半年才抽丝剥茧的慢慢好，那个时候我还念高中，真被你吓死了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慧中眼中又是一闪而逝那种奇怪光芒。“可能毕业考太紧张，把身体拖垮了。”

慧中怀疑的望着她，仿佛在问“是吗？”

门外又有车声，是周大为回来了。

在窗口看见他泊好新换的平治五〇〇，拖着微胖的身体走进来。三十多岁并不算老，成功的商人气息却非常非常重，长得也颇不俗，满有气派的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他在门口嚷，带着丝疲倦。

慧中迎出去，他立刻展开温柔的笑脸。对慧中，他是充满了怜爱的。

※

※

※

夜静了，四边再也听不到一丝声音。

“韦”镇本来就是极宁静的一个小镇，尤其他们这个出名的半圆形住宅区“拜伦阁”，都是深宅大院，平日连车声都少，这时候，连呼吸声都几不可闻。

慧中睡不着。来美国之后她一直有失眠的毛病，常常天

花板望到天光。医生开的镇静剂也不管用，顶多睡一两小时又醒来，非常痛苦。

莹中就常常笑她，几天几夜没睡之后，居然精神还好得很，眼珠也黑白分明，像个妖精变的。真是妖精变的倒好，至少可作法令自己睡得着。

也许她是时间太多吧？从早到晚她不必做任何事，生活、家庭前途又全不必她担忧，她只要坐在那儿或躺在那儿，任时间从身边流逝。

有时她自己也在想，连思想也任它凝固，是否很浪费生命？

轻轻翻身，她怕惊醒了大为。大为每天公事甚忙，主持一家手下有四十儿人的出入口公司并不容易，她应该让他有个好好的休息。可是大为极易惊醒，有时候她动一动，他的手立刻伸过来握住她的。并问：“睡不着？要不要开灯看书？要不要我陪你聊天？”她真是动也不敢再动。

不论莹中怎么说大为俗气也好，天下大概再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宠她、爱她、容忍她、姑息她的丈夫了。

她的选择应没有错误，是不是？

也许晚餐时她多吃了一小块炸芋泥，觉得胃里很闷，很不舒服。想去喝杯水，却又不敢起床。这滋味实在难受透了，她下意识的叹口气。

“怎么？不舒服？”微胖的大为一翻身坐起。

“不，不，没事，你快躺下来。”她非常歉疚。“我很好，一点事也没有。”

“但是我听见你叹息。”他说。

“你一定听错了，或者发梦。”她故作轻松。“半夜三

更我叹气做什么？”

大为沉默一阵。她以为他睡着了。

“我知道你太寂寞了，”他却这么说：“以为滢中来可以陪陪你，她却要上学。或者——请妈妈来？”

妈妈是慧中母亲，他跟着她叫的。

“不必。我很习惯美国，”她拒绝。“妈妈又不会说英语，又没有朋友、牌搭子，叫她来受罪吗？”

“你这情形——我心不安。”他体贴的。

“快别这么想，”她温柔的。“滢中说就是你把我宠坏了，无所事事的像个废人。”

“她是孩子，不懂事，”大为不同意。“我娶你，只希望你做我的好太太，没想过要你做其它事。你现在只要记住，你也已尽了责，是最好的太太。”

“别的太太象不象我这样？”

“各人情形不同，不必理会其他人，”他说：“我有这能力不必你工作，甚至洗个茶杯。除了天上的月亮，你的要求我全可办到。”

“大为——”她想说什么，忍住了。“我要天上的月亮做什么？在美国，两条旧牛仔裤T恤已经足够，我还有什么要求呢？”

“慧中，你不同于普通留学生太太，我要你穿最好的，最漂亮的，享受一流的做个称职的周大为夫人。你不必理会其他人。”

“但是——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，谁看呢？”她有点啼笑皆非。

“我看。下班回来看见你，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。”他

真诚而热烈。

她想多换件衣服也觉得累，话到嘴边，忍住了。她不能再扫他兴。“湢中建议我去做事，小会计也行。”她说。

“开玩笑，我周大为太太出去做事？他们付得起什么价钱？”他不高兴。

“我根本没有兴趣做。”她笑了。他就是这么紧张。

“哦，对了，星期六我预备请客，”他突然说：“中东来的大客户，我们刚成交了一笔极大的生意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她不感兴趣。

“连公司的高级职员，大约十对。”他说：“明天告诉敏娜预备，我订了外面餐厅的西餐，最好的。”

“我会告诉她。”

“明天你最好去纽约，选一套漂亮的衣服。我已替你约好了设计师，你只要告诉他你的心意就行。”

“家里那么多没穿过的衣服——”

“多一件算什么？总有机会穿。”他说。

“怎么这次十对？还请了什么人？”

“客户有些随从。另外两对夫妇是银行的总经理，业务上有来往的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让湢中也出席，她必须多见些场面，对她将来很有帮助。”

“你这好姐夫不是要介绍个油国王子给她吧？”她笑。

“如果她有你这么美丽的话，油国王子恐怕会赖在我们家不肯走。”他打趣。

“不好这么说，”她阻止。“各花入各眼，这么多年来

也——只有你才这么赞我。”

“事实上是嘛。不让你工作，要你守在家里，这是我苦心的计划。我不能给机会外面的男人。”

“越说越离谱了。”她笑。“我下楼喝点水。”

“我去替你拿来，”他抢先下床。“你不是说半夜怕一个人下楼吗？”

“我实在没有用，”她摇头。“自己家里也会怕，也许以前小说看得多，居然最怕地下室。”

“我们地下室也实在太大了，”他站在房门边。

“我已经找了人来设计，我想把地下室变成健身室，弄得光亮，温暖一点。”

“怎么想起健身呢？”

“我渐渐发胖，”他也孩子气。“再不好好保持，就怕将来有人说我们夫妇是一朵鲜花插牛粪。”

“你真想得出。”她忍不住大笑。

大为下楼又上来，服侍她喝完水。

“溁中房中还有灯光，她在开夜车？”他说。

“恐怕听音乐睡着了，忘了关灯。”她说：“我和溁中差四岁，感觉上，我感觉跟她差了一代。”

“太夸张了吧？”

“她居然会喜欢米高积逊，而我——”她思索一下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“我还是上一代的。”

“这是口味，与代沟无关。”他说：“睡吧！别胡思乱想了，你恐怕就是想的事情太多。”

她不出声。过了一阵，就听见他沉睡的呼吸声，真有福气，这么快能再度一睡。

从米高积逊她又想到了下午听的那首中文歌，仿佛她看见叫“回”。回什么？回旋？低回？不知道，她只清清楚楚的记得那几句“有一些声音在我胸怀，峰回路转的如此纠缠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——”

她掩住嘴唇，眼泪就这么默默流下来，无限凄苦，无限悲哀，也无限——自责。

所有的事全是命中注定，强求不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或者这就是人生。

眼泪湿透了她的枕头。

※ ※ ※

大为的宴会总是这样的。最好的酒，最好的菜，最好的服侍，最好的情调和气氛，最后，还有人人有份的精致礼物。而客人呢？总是有头有脸的人，珠光宝气的男女济济一堂，主客尽欢。

虽然大为从不用慧中做任何事，曲终人散时她总觉得身心俱疲，动也不想动。

今夜的客人象往日一般，洋人多于中国人，只是有一点很特别，那家大银行的总经理和太太居然是中国人，四十岁左右的，这很不容易，在纽约的美资银行中能出类拔萃，非得特别标青，特别能干才行。

慧中和他们夫妇谈了很多话，尤其是汪俊明——那位出色的男人。因为俊明曾凝视慧中一阵说：

“我一定见过你，肯定的。只是忘了那儿。”

“也许在以前，台北。”她淡淡的笑。“我念台大。”

“我也是台大，但我们之间相差十几年，不可能在校园见过。”俊明转向太太。“你有这感觉吗？”

汪太太只是笑，摇头不语。

“真是奇怪，”俊明疑惑的。“我的确是见过。”

“或者是位和我有点象的女士？”慧中笑。

“不。我见的一定是你，”汪俊明肯定得惊人。“因没有人能有你这样的眼睛。”

她的眼睛？她不明白。

深夜，慧中就在床上左思右想着这件事。

她知道自己见过汪俊明，她的圈子很小，朋友也不多，加上记性好，凡见过的人她一定记得。何况汪俊明还那么出色。

越想越没有睡意，今夜大概又是要“等待黎明”了。

她悄悄拿出一本书，又开了她这边的小灯，很幸运，大为没有被惊醒。他真是太累了，白天忙整天，晚上又应酬那么多人。做生意的男人大概真是三头六臂吧！

看一阵书，仍没倦意。她又想起汪俊明的话，其实这也不过是一句普通话，为什么一直扰乱了她。

睡不着又看书结果眼睛好累，她蹑手蹑脚的下床，摸到走廊上，她忽然想听那首叫“回”的歌。

经过澄中卧室，见门缝下的灯光，她又听音乐？

忍不住轻轻敲门，澄中穿着睡衣出来。

“怎么还不睡？”慧中间。

“还不太晚，我在写信。”澄中甜甜的笑。“你呢？又失眠？”

“给妈妈写信？先睡吧！明天礼拜天。”

“不是给妈妈。”澄中脸上有丝红晕。“明天一早我约了人去大西洋城晒太阳。”

“去大西洋城不赌钱而晒太阳？”慧中失笑。

“那儿的海滩靓过赌场。”

“你有——男朋友了？”慧中盯着她看。

小滢中也有男朋友了，而且还蛮认真的。

以前在台北滢中也有不少男孩子朋友，不外是看场电影，吃餐饭，同去教堂那种。滢中很理智的，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个恋爱，她把爱情和友情分得很清楚。

她答应下星期把这位“认真”的男朋友带回家里，给慧中、大为“过目”。过目，很好笑的两个字。

慧中坐在起居室的大沙发上想着父母都不在美国，她这做姐姐的只有特别费心了。

打开录音机，把声音弄得很小很低，然后放上那盒“回”的歌曲。

歌声并不苍凉，也不哀怨，那曲词竟是那样动人——或是只是慧中心动？她觉得每一个字，每一句都能打在她心板上，发出“叮咚”的声音。

歌曲唱完，她又重复一次，重复一次……天色微明，她发觉自己眼睛湿润了，是歌声感动了她？或是她内心有所感？她竟也分辨不出。

楼梯轻响，她抬头，看见大为，想抹眼泪已来不及。

“原来你在这儿，”大为象是松了一口气。“我一翻身不见你，我以为——”

“你以为什么？难道我还能去哪里？”她努力使自己显得更自然。

“不！我只是越来越担心你这样整夜不眠，你真能支持得住？”他说。

“我可以在白天补睡。”她说。

“一夜不睡补十天也补不回，我该怎么办？”他十分烦恼，十分自责。“这是我的错。”

“关你什么事呢？我大概神经衰弱，过一阵就没事了。”

“你来美国四年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怎能说过一阵就没事了呢？”他坐下来，十分诚恳的。“今天一早我陪你进医院，好好的检查一下。”

“我没有病，真的。我不要进医院，”她提高了些声音。“我怕医院的死寂。”

大为用手握住她的，轻拍着安慰。

“有病总是要看的，不要孩子气。”

“不——我想是昨夜的宴会令我兴奋，”她逼不得已提出理由。“夜晚兴奋我一定睡不着。”

“哦——”他望着她好久，好久。

“相信我，我一定渐渐好起来。”她象个孩子。

“我自然相信你——昨夜你和汪氏夫妇谈得很好，你们讲了什么？”他温和的笑。

“也没什么，大家都从台湾来，多讲几句而已，”她想一想。“最好玩的是他们一口咬定以前见过我。”

“真见过？”他立刻问。

“怎么会呢？他们比我大十几年。”她笑。

他还是目不转睛的凝视她。

“你刚才哭过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有点睡意，打个哈欠。”她说。

“听歌？”他看看录音机，又把盒带拿出来看。

“妈妈寄来的。反正睡不着，听了一阵。”

他默默的把盒带上的歌名念了一次。